

总以为纪检组长是一个闲职,被提拔时的激动、兴奋还没来得及褪去,自己已经忙得无暇歇步。始于2002年7月9日。离开乡土,去相邻的一个县级市工商局。从此以后,连续七年。

上任伊始,正值全省工商系统开展作风整顿活动。纪检组长抓作风理所当然。但新的环境、新的岗位、新的人生地不熟,全局作风建设状况一无所知,对纪检组长的职责及履职要求尚在汲取之中,工作如何干?一头雾水。好在党组进行了具体研究,计划方案细致周到。有了后盾,底气足了许多,我放开胆子,蹬着石头过河。

反思、剖析,撰写材料,会议交流,群众批评,领导点评,确定整改计划,贯穿工作始终的整改。按照这套既定的程序,我在机关和基层各分局之间游走,广泛参与各项活动,和身有重点问题的人员进行谈话交流、提示提醒。那阵子,心里感觉有点累。不为自己,为那些始终不开窍的人。

我曾在军营里待过13年,集体荣誉和大局意识应该是深入骨髓的。我也十分在意和身边一起共事的人的缘分,无论这些面孔如何变化。面对那些可以但却不能充分感知作风建设要求、顿悟自身存在问题的同事,我沉下自己的身子,让关爱之心引导着,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并与其他同步提高。

如今我仍然保存着两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它记录着我那段时间的全部工作情况。三餐错时、熬夜加班,心情烦躁、愁绪满怀,依纪惩戒、组织处理,督促检查、经验介绍……我依据党组的统一要求,和党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加长那些“短板”。

一个纪检组长,曾经在大家眼里不过是组织大家读材料、学学文章而已的职务,有些党组甚至让纪检组长参与业务工作分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纪检组长过于“清闲”。但是,我却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好彩头”,那些分管业务工作的副局长们不得不时常跟我打一声招呼:“辛苦!”

还好,虽不算是自己刻意所求,但辛苦终究换来些许回报。在省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我局的作法作为经验做了汇报,引来赞声一片。更重要的是,全局的作风建设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团结、敬业、奉献的氛围前所未有。纪检组长的工作也是可以产生生产力的,我这样欣慰地想。

一年半以后,我回到家乡继续担任纪检组长一职。有人笑话我,转来转去,还是组长。凭心而论,我真的不在乎什么职位,我在乎在这个职位上做了什么。回到主场工作,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了然于心,脑子里仿佛注入了一米阳光,照在已经对纪检组长的工作有了些积累的思路,我的手脚顿时有一种松懈的感觉。

纪检监察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我以为只有一句话,在督促大家想干事、干好事、干成事的同时,保证大家不出事。纪检组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上至“一把手”下到办事员的政治“保卫部长”。一个身处职场的人,其实他的思维空间十分有限,正能量的东西装得多了,负能量

我说,手机要贴膜。儿子说,去商品街。我嘀咕,想买条紧身裤。老公抬头说,去商品街。是啊,如今的商品街俨然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小商小贩的天堂。

商品街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商品一条街。街两旁的商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若是晚上,人行道上还摆满了地摊,人群熙来攘去,叫卖声此起彼伏。据说,当初卖一万多元的店面房,现在飙升到一百多万。

可是,我每次到商品街,看到车水马龙的情景,脑海中总是出现四十多年前的影像。一条荒草凄凄的土路,旁边一弯逝水傍着,远处城墙残垣断壁,天上飘着几缕白云。

我七八岁的时候,学校要积肥。放学后,我和同学拎着篮子、拿着铲子去那地方割草。置身其中,但见野坟数堆,暮鸦几点,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令人毛骨悚然。这时,不知什么鸟儿,一声凄厉的哀鸣,我和同学吓得拔腿就往回跑。从此以后,我的脑海里就打下那是鬼怪出没的地方的烙印,不敢轻易涉足。

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很宠我,小时候每天给我一分钱买糖豆吃。有一天,门口响起一声声乞讨声,声音哀婉欲绝。正在玩耍的我站起来开门,只见一个鹤衣百结的老妇人一手拄着一根竹竿,一手托着一只泥污的破碗,站在门前

## 为爱而担当

□ 卞荣中

的玩艺儿自然就少。换句话说,如果用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控制了人的思想,负能量的想法就难有出头之日。反之亦然。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从“涉及每一个个体”这样的基本要求出发,在强化学习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建立“廉政文化兴趣活动小组”的方案。

低成本、好组织、易操作、参与面广,平日里几乎能见到的活动形式都被收入其中。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象棋、围棋、集邮、文学创作、戏曲、跑步、自行车、游泳等等一共十五项。我只是想把一些同志从麻将桌上拉回来,从乱串闲聊中搅过来,从“自我”的圈子里引出来,手牵手加深感情,比一比增进了解,赛一赛共同提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出乎意料。有兴趣的得到了发挥,没兴趣的培养了兴趣。平日里不太与人相处的同志性格变了,沉湎于麻将声中的少数人重新选择了活动形式。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局里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参与的人多了,认真学的人多了,善于思考的人多了,动笔写的人多了,并且涌现出一批活动成果。上到中纪委,下至扬州市纪委,我局提供的文化产品获得了多个奖项。一些项目参与上级或本地区开展的比赛,竟也有许多的收获。一位原来很少与他人沟通的同志,一年内发表的文学作品有四五十篇之多,让人感叹不已。更加重要的是,许多同志脸上的笑容更加阳光,精神世界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和党组其他同志一样,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廉政文化之花竞相开放,许多不当的想法在这个花园里湮没了。但是,一个近二百人的基层单位,在党风行风方面出现一些苗头性问题也难免。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我始终提请党组本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姑息迁就。曾经在那个“收费时代”,一名基层中层副职干部在收取相关行政经费时,将多个收费项目同时开在一张票据上,且未加任何说明,结果引发了个体户的投诉。我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对此展开调查,在弄清事实真相后,我立即向党组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在得到党组会议决定后,我又立即召开中层副职以上人员会议,通报情况,提出整改意见,以绝后犯。一组毫无时间间隔的“组合拳”迅速出手,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党组对这类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和绝不姑息的决心。

即使是后来身兼副局长和纪检组长双重职务,我也一直没有让“纪检组长”成为闲职。我一直坚定地以为,我的职务需要我胸怀大爱,时刻保持着水一样的柔情和鹰一样的眼光。全局的人都在前行,我必须盯着他们的脚步,以防他们跌进泥沼甚至步入深渊。我只有用实际行动体现我对他们的真爱,才不会辜负我的身份。我的职务,也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们的事业。观现在的形势,纪检组长的这一份担当是断断不能轻视的。

## 商品街的前世今生

□ 朱玲

乞讨。这个情状勾起了我幼小心灵的惻隐之心,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丢在了她的破碗内。我看着她蹒跚地走了,内心一片惆怅。

第二天,我又看到她在门前乞讨,我还是向她碗里放一分钱。这样持续了半年。有一天,她又在乞讨,我打开门,只见她双手捧着一个破竹篮,递给我。篮内堆满了碧绿的黄瓜,上面还缀着朵朵黄色的小花,看上去新鲜似带露。她说,拿去吧,是我种的。我问,你在哪儿种的?她说,在东门外,我住在一个破坟洞里。她说的东门外就是那个鬼地方。我不敢去。

这样又过了个把月,老妇人突然消失了。我口袋里的一分钱已经积累了一小把,我坐卧不安,天天焦急地等待着,只要门外有一点声响,我就跑出去开门,结果都是令我失望。我小小的心儿藏满了心事。我想,她到哪里去了呢?她会死吗?我家呆不住了,没命地向东门外跑,顾不得害怕。我一个坟堆一个坟堆地看,终于看到一个坟堆边上有一个坍塌的丝瓜架,架上还缠着枯黄的藤蔓和叶片。旁边一个草搭的窝棚,爬进棚内,空空如也,棚顶上苔茸里,结满了蜘蛛网,随着风轻轻摇摆。显然是很久无人居住了。就这样,老妇人从我的生命中永久地消失了。

时光如电,永不停息地向狂奔,无始无终,四十多年只是恍惚间。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能亲身领略商品街的前世今生。我已是近天命之年,经常感慨世事的沧海桑田。《东京梦华录》中作者详细述说了东京汴梁当初的繁盛,暗喻今日的衰败。而我则是慨叹当初之衰败,赞美今日之繁盛。其实事物总是相生相克,循环轮回,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大可不必患得患失。可话也得说回来,谁让我们是感情动物呢?遇事焉能不动情?

白虾盛产于高邮湖,家乡因此有歇后语:上河的虾子——白芒(忙)。

白虾通体透明,虾壳极薄,晶莹如玉,是家乡人餐桌上的寻常美味。每年的五月中旬到七月下旬是白虾大量上市的季节,这时的白虾肉质丰满,虾籽满腹,味道极其鲜美。

白虾出水后即不能活,虾壳会慢慢变成灰白色。菜场上的白虾或变成筐地卖,这些虾才出水不久,虾壳未完全发白,虾身还微微蜷曲。等到虾肉泛红,虾壳死白时,就会价钱大跌,多由人家买回去喂小猫或是乌龟。在高邮,即使平常人家,白虾的吃法也很多,一般做炒菜。掐去虾头,剪去虾芒,跟韭菜一起是白炒,佐料就是食用油跟盐,白虾经油后虾壳微微变红,混在碧绿的韭菜中颜色特别好看,也清爽,味道是极鲜的,很下饭。跟洋葱同炒就是红炒了。洋葱配上几根青椒丝与白虾同入油锅,加生抽、糖,少许醋。这道菜里多了许多配料的味,虾味不是很突出。毛豆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白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毛豆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毛豆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

白虾最经典的吃法我认为用盐水白煮。鲜活的白虾价格高,也很少见。一般是傍晚时分去湖边碰碰运气。夕阳西下,傍晚的桥孔之下会有十来个渔民出售刚刚从湖里捕捞的鲜货,运气好的时候会看见一个小塑料盆,里面游着一群白虾,长长的虾芒在水里抖来抖去,青薄的虾壳在水中清透无比,甚至可见虾背上几丝淡蓝色的筋络。用清水装好以最快的速度带回家,打开灶头,锅内放少许

清水,大火烧开,直接将透透的白虾投入沸腾的水中,放少许食盐加盖,等到加入虾的水再次沸腾就可以装盘了。此时的虾全身淡红色,身体紧紧蜷缩,虾芒长长软软地耷拉着,黄色或紫色的虾籽都集结出来,凹凸在虾腹的周围。白虾自身的鲜美之味纯正天然,没有一丝雕琢。

白虾做“醉虾”,品位也高。丰子恺的《吃酒》里写一个酒徒,每天傍晚在西湖边钓虾,一次只钓三五只,用清水灌过,蘸了酒吃。这也叫醉虾吧。肠胃不太好的人群不宜多食醉虾,做这道菜时黑胡椒跟姜末要少一点,还可以加腐乳汁,醉虾放在玻璃盅内,打开瓶盖,能蹦出一两只来,这样的鲜活真的诱人。虾壳薄易用舌头剔出,虾肉细腻易入味,醇厚酒香与虾肉的完美结合绽放在舌尖,那是一种很独特的味觉享受。

白虾也多用来挤虾仁,把虾放冰箱里冷冻后取出化冰,或是加碱水,这样的虾肉容易离壳软化,便于挤出。挤好的虾仁用保鲜袋装好,加适量水冷冻起来,可以随时食用。虾仁加少许猪肉肥膘制成馅可做虾丸。

到了白虾快下市的时候,买三五斤回家,先吹干水汽,再加食盐在锅里焗炒干水分,最后放入竹匾里晒上十几个太阳,等虾身完全脱水变干后收藏。到了秋冬,可以用这些干虾做菜。烧豆腐时加一点,炒青菜时放一些,青菜豆腐里就会多出一份虾肉的美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虾跟许许多多的食材一样都是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味。我们应当学会感恩懂得珍惜。我喜欢吃虾,更喜欢这座美丽富足的水乡小城。

## 收音机

□ 朱禄山

前几天,我在高邮为我老伴买了一台多功能数码插卡式收音机。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老伴患眼疾,四处求医,个体眼科诊所看了四五家,不见效果;大医院眼科也就诊了好几家,收效甚微。最后还是到上海交大附属医院瑞金医院神经专科治疗,才略有起色。但毕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现在我老伴的眼睛日常生活起居时还可以,但不能看电视。为了丰富她的精神生活,能够让她听听音乐或戏剧,这就是我买收音机的原因。

收音机买回来后,我现学现教,把营业员教我的使用方法也如法炮制向老伴示范了一遍。老伴从此以后,就沉浸在音乐戏剧之中。

一天,老伴指着收音机上方的可以伸缩的天线杆问我,它有什么用处。这反倒提醒了我,这玩意不是多功能吗?它还可以收听电台广播。于是我就试着启动收听广播的按键,旋转着调频调台旋钮,收音机里立刻传出一种久违但又十分熟悉的电流和电波声来,一下子勾起了我对收音机的回忆。

那是五十多年前吧,我家住在上海,我只有八九岁。我最喜欢到姨外公家去玩,因姨外公家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后来才知道叫电子管收音机。那个年代收音机属于奢侈品,那时的上海也鲜有人家具备。我姨外公家之所以有这样高档的电器,是因为姨外公是工厂里的八级技术工,他的工资据说很高,一人的工资就抵得上两三个普通工人收入,所以他家有条件买得起。我到姨外公家,不管他们家愿意不愿意,总要缠着姨表舅开收音机给我听。在打开收音机前,姨表舅总要交代我,只准听,不准我动手摸。尽管受到拘束,却阻挡不了我收听广播的兴趣。特别到收音机里播放的儿童节目,一听就是半天,毫不厌倦,几近痴迷。直到我们全家一九六二年从上海下放回老家,我才与收音机绝缘。

再次碰到收音机,已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了。上山下乡洪流把泰州知青带到我们这里。落户在我们队里的是一个知青组,共五个人,他们都是“省秦中”走出来的,各方面素质都很高。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十分匮乏,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一种能够收听广播的装置。那时的我,也有十七八岁了,说起来也算是个初中生,同他们年龄相差不几岁,和他们有共同语言,搭得上腔。对他们自己动手制作收听广播的装置佩服得不得了,同时也感到好奇,就向他们请教。

## 白 虾

□ 濮颖

白虾盛产于高邮湖,家乡因此有歇后语:上河的虾子——白芒(忙)。

白虾通体透明,虾壳极薄,晶莹如玉,是家乡人餐桌上的寻常美味。每年的五月中旬到七月下旬是白虾大量上市的季节,这时的白虾肉质丰满,虾籽满腹,味道极其鲜美。

白虾出水后即不能活,虾壳会慢慢变成灰白色。菜场上的白虾或变成筐地卖,这些虾才出水不久,虾壳未完全发白,虾身还微微蜷曲。等到虾肉泛红,虾壳死白时,就会价钱大跌,多由人家买回去喂小猫或是乌龟。在高邮,即使平常人家,白虾的吃法也很多,一般做炒菜。掐去虾头,剪去虾芒,跟韭菜一起是白炒,佐料就是食用油跟盐,白虾经油后虾壳微微变红,混在碧绿的韭菜中颜色特别好看,也清爽,味道是极鲜的,很下饭。跟洋葱同炒就是红炒了。洋葱配上几根青椒丝与白虾同入油锅,加生抽、糖,少许醋。这道菜里多了许多配料的味,虾味不是很突出。毛豆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白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毛豆炒白虾也不错,刚上市的不是很突出。

白虾最经典的吃法我认为用盐水白煮。鲜活的白虾价格高,也很少见。一般是傍晚时分去湖边碰碰运气。夕阳西下,傍晚的桥孔之下会有十来个渔民出售刚刚从湖里捕捞的鲜货,运气好的时候会看见一个小塑料盆,里面游着一群白虾,长长的虾芒在水里抖来抖去,青薄的虾壳在水中清透无比,甚至可见虾背上几丝淡蓝色的筋络。用清水装好以最快的速度带回家,打开灶头,锅内放少许

清水,大火烧开,直接将透透的白虾投入沸腾的水中,放少许食盐加盖,等到加入虾的水再次沸腾就可以装盘了。此时的虾全身淡红色,身体紧紧蜷缩,虾芒长长软软地耷拉着,黄色或紫色的虾籽都集结出来,凹凸在虾腹的周围。白虾自身的鲜美之味纯正天然,没有一丝雕琢。

白虾做“醉虾”,品位也高。丰子恺的《吃酒》里写一个酒徒,每天傍晚在西湖边钓虾,一次只钓三五只,用清水灌过,蘸了酒吃。这也叫醉虾吧。肠胃不太好的人群不宜多食醉虾,做这道菜时黑胡椒跟姜末要少一点,还可以加腐乳汁,醉虾放在玻璃盅内,打开瓶盖,能蹦出一两只来,这样的鲜活真的诱人。虾壳薄易用舌头剔出,虾肉细腻易入味,醇厚酒香与虾肉的完美结合绽放在舌尖,那是一种很独特的味觉享受。

白虾也多用来挤虾仁,把虾放冰箱里冷冻后取出化冰,或是加碱水,这样的虾肉容易离壳软化,便于挤出。挤好的虾仁用保鲜袋装好,加适量水冷冻起来,可以随时食用。虾仁加少许猪肉肥膘制成馅可做虾丸。

到了白虾快下市的时候,买三五斤回家,先吹干水汽,再加食盐在锅里焗炒干水分,最后放入竹匾里晒上十几个太阳,等虾身完全脱水变干后收藏。到了秋冬,可以用这些干虾做菜。烧豆腐时加一点,炒青菜时放一些,青菜豆腐里就会多出一份虾肉的美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虾跟许许多多的食材一样都是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味。我们应当学会感恩懂得珍惜。我喜欢吃虾,更喜欢这座美丽富足的水乡小城。

他们告诉我,这是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还告诉我,矿石收音机配件很少:一副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个检波器,再加上天线、地线和一副耳机,就可组装成一家台矿石收音机。它的优点是使用时不需要电源,且音质好。缺点是只能一个人用耳机收听。这些知识,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告诉我也是白说。等他们组装好,我就有事没事地到他们知青屋里请他们打开矿石收音机让我收听广播。

当时正逢十年动乱,广播电台播放的内容虽不丰富,但充实一下精神生活还是可以的。听八个样板戏、听毛主席语录歌、听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等。广播内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新闻报道。好像是1971年10月的一天,播音员以激昂的语调,播读乔冠华团长在联大上的重要讲话,有一种亲临大会的感受,为之自豪、激动、振奋。

后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当最后一名知青老李离开前,他把矿石收音机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令我万分惊喜。从此后,我白天参加队里艰苦的体力劳动,晚上通过这台矿石收音机收听广播,生活充实了许多。可惜没过两年,这台矿石收音机因零部件老化不能陪伴我了,我感觉日常生活立即暗淡了许多,精神也萎靡不振。这是我第二次与收音机分手。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尽管家庭经济还比较窘迫,我还是毫不吝惜地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扬州产的百花牌台式晶体管收音机。那可是家庭中大件电器了,邻居们见了都羡慕不已,不亚于、应胜于今天人们拥有汽车、房子。每当晚上或阴雨天,邻居们就到我家里来听电台广播。那时我们党和国家已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好转,电台播放的内容也有了极大丰富。我和邻居们每天都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等古典评书;也听现代的文学期赏,如《夜幕下的哈尔滨》《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记得我最初接触到我们高邮籍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是从中央广播电台“文学与欣赏”栏目上听到的《大淖记事》。

# 文 游 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